

列 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第 三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第二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二)

一 “自在之物”或切尔诺夫对恩格斯的驳斥

关于“自在之物”，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写了好多东西，如果把它们收集在一起，真是堆积如山。“自在之物”对于波格丹诺夫、瓦连廷诺夫、巴札罗夫、切尔诺夫、别尔曼和尤什凯维奇来说，真是**个bête noire^①**。他们对“自在之物”用尽了“恶言秽语”，使尽了冷嘲热讽。为了这个倒霉的“自在之物”，他们究竟同谁战斗呢？在这里，俄国的马赫主义哲学家就按政党分化了。一切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攻击**普列汉诺夫的“自在之物”**，谴责他糊涂和陷入康德主义，谴责他背弃恩格斯（关于前一个谴责，我们把它放到第4章里去讲；关于后一个谴责，我们就在这里谈一谈）。民粹派分子、马克思主义的死敌、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先生，为了“自在之物”直接攻击**恩格斯**。

这一次，由于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公开地仇视马克思主义，因而他同在党派上是我们的同志而在哲学上是我

^① 直译是：恶兽、怪物、憎恶的对象。——译者注

们的反对派的那些人比较起来，是**较有原则**的笔头上的敌人³²，这一点令人耻于承认，可是隐瞒它却是罪过。因为只有**不干净的心地**（或者再加上对唯物主义的无知？）才会使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圆滑地撇开恩格斯，根本不理费尔巴哈，专门纠缠着普列汉诺夫。这正是纠缠，正是无聊而又琐碎的吵闹，对恩格斯的学生吹毛求疵，而对老师的见解却胆怯地避免作直接分析。鉴于我们这个简略评述的任务是要指出马赫主义的反动性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因此我们不谈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同普列汉诺夫的吵闹，而直接谈论经验批判主义者切尔诺夫先生所驳斥的恩格斯。在切尔诺夫的《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1907年莫斯科版，这本论文集集中的文章除少数几篇之外，都是在1900年以前写的）里，有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和先验哲学》的文章，它一开始就企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谴责恩格斯的学说是“素朴的独断的唯物主义”，是“最粗陋的唯物的独断主义”（第29、32页）。切尔诺夫先生说，恩格斯反对康德的自在之物和休谟的哲学路线的议论就是“充分的”例证。我们就从这个议论谈起吧。

恩格斯在他的《费尔巴哈论》中宣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基本派别。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它把存在放在第一位，把思维放在第二位。唯心主义却相反。恩格斯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各派”哲学家所分成的“两大阵营”之间的根本差别提到首

要地位，并且直截了当地谴责在别种意义上使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名词的那些人的“混乱”。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根据这个基本问题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接着他又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①

恩格斯说：“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在这里所指的不仅是所有的唯物主义者，而且也包括最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例如，绝对唯心主义者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是某种永恒的“绝对观念”的体现，而且人类精神在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的时候，就在现实世界中并通过现实世界认识“绝对观念”。

“但是，另外[即除了唯物主义者 and 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

^① Fr. Engels. «L. Feuerbach» etc. [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德文第4版第15页。1905年日内瓦俄译本第12—13页。维·切尔诺夫先生把 Spiegelbild 译作“镜中的反映”，责怪普列汉诺夫“十分无力地”表达恩格斯的理论，因为在他的俄译本里只是译“反映”，而不是译“镜中的反映”。这是吹毛求疵。Spiegelbild 这个词在德文里也只是当作 Abbild [反映、模写、映象]来使用的。

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³³

切尔诺夫先生在引用恩格斯的这些话时，就拚命加以攻击。他给“康德”这个名词作了以下的注释：

“在1888年，把康德、特别是休谟这样的哲学家叫作‘近代’哲学家，是相当奇怪的。在那个时候，听到柯亨、朗格、黎尔、拉斯、李普曼、格林等人的名字更自然一些。看来，恩格斯在‘近代’哲学方面不怎么行。”（第33页，注释2）

切尔诺夫先生是始终如一的。不论在经济问题上和哲学问题上，他跟屠格涅夫小说里的伏罗希洛夫³⁴一样，简单地抬出一些“学者的”名字，一会儿用来消灭无知的考茨基^①，一会儿用来消灭无知的恩格斯！但遗憾的是，切尔诺夫先生提到的这些权威，就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的同一页上讲到的那些**新康德主义者**，恩格斯把他们看作是企图使早已被驳倒的康德和休谟学说的僵尸重新复活的理论上的**反动分子**。好样儿的切尔诺夫先生不懂得，恩格斯在自己的议论中所要驳斥的正是这些在马赫主义眼里是权威的糊涂教授们！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已经提出了反对休谟和康德的“决定性的”论据，费尔巴哈在这些论据上补充了一些与其说深刻不如说机智的见解，接着他继续说道：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或谬论，

^① 弗·伊林《土地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部第195页（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28—129页。——译者注）。

Schrullen] 驳斥得最彻底的就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现象，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或不可理解的，unfassbaren——这个重要的词在普列汉诺夫的译文里和切尔诺夫先生的译文里都漏掉了]‘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现在不是从地里种的茜草根中，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前引书第16页）³⁵

切尔诺夫先生引了这段议论，于是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要彻底消灭可怜的恩格斯。你们听听他怎样说吧！“可以‘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中提炼出茜素，这当然是任何新康德主义者都不会觉得奇怪的。但是，在提炼茜素的同时可以用同样便宜的方法从同样的煤焦油中提炼出对‘自在之物’的驳斥，这真是了个了不起的空前的发现，当然，这样看的不仅是新康德主义者”。

“显然，恩格斯知道了康德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于是他就把这个定理颠倒过来，断言一切未被认识的东西都是自在之物……”（第33页）

马赫主义者先生，请你听着，扯谎也要有一个限度呀！你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歪曲恩格斯的这段话，甚至你不懂得

这儿说的是什么，就想去“捣毁”它！

第一，说恩格斯“提炼出对自在之物的驳斥”，这是不对的。恩格斯曾经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说过：他驳斥**康德的不可捉摸的**（或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切尔诺夫先生把恩格斯关于物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观点弄得糊里糊涂。第二，如果康德的定理说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那末“逆”定理应当说**不可认识的东西**是自在之物。切尔诺夫先生用**未被认识的代替了**不可认识的，他不理解由于这样一代替，他又混乱和歪曲了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点！

切尔诺夫先生被他自己所奉为指导者的那些御用哲学的反动分子弄得糊里糊涂，他**根本不了解**自己所引用的例子便大叫大嚷地反对恩格斯。我们且向这位马赫主义的代表说明一下，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

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说，他既反对休谟，又反对康德。但是休谟根本不谈什么“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那末这两个哲学家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共同之点就是：他们都把“现象”和显现者、感觉和被感觉者、为我之物和“自在之物”**根本分开**。但是，休谟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在之物”，他认为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本身在哲学上就是不可容许的，是“形而上学”（象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而康德则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不过宣称它是“不可认识的”，它和现象有原则区别，它属于另一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即属于知识不能达到而信仰却能发现的“彼岸”（Jenseits）领域。

恩格斯的反驳的实质是什么呢？昨天我们不知道煤焦油里有茜素，今天我们知道了。试问，昨天煤焦油里有没有茜素呢？

当然有。对这点表示任何怀疑，就是嘲弄现代自然科学。

如果是这样，那末由此就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的结论：

(一)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因为，茜素昨天就存在于煤焦油中，这是无可怀疑的；同样，我们昨天关于这个存在还一无所知，我们还没有从这茜素方面得到任何感觉，这也是无可怀疑的。

(二)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只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所谓二者之间有着特殊界限，所谓自在之物在现象的“彼岸”（康德），或者说可以而且应该用一种哲学障壁把我们同关于某些部分尚未被认识的但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世界的问题隔离开来（休谟），——所有这些哲学的臆说都是废话、Schrulle^①、狡辩、捏造。

(三)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

只要你们抱着人的认识是由不知发展起来的这一观

^① 怪论。——译者注

点,你们就会看到:千百万个类似在煤焦油中发现茜素那样简单的例子,千百万次从科学史和技术史中以及从我们大家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得来的观察,都在向人表明“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都在表明,当我们的感官受到来自外部的某些对象的刺激时,“现象”就产生,当某种障碍物使得我们所明明知道是存在着的对象不可能对我们的感官发生作用时,“现象”就消失。由此可以得出唯一的和不可避免的结论: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与此相反的马赫的理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是可鄙的唯心主义胡说。而切尔诺夫先生在其对恩格斯的“分析”中再一次暴露出他的伏罗希洛夫式的品质:恩格斯举的简单例子在他看来竟是“奇怪而又幼稚的”!他认为只有学究的臆说才是哲学,他不能区别教授的折衷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至于切尔诺夫先生的其他议论,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去分析它们,因为它们都是同样狂妄的胡说(譬如他说:原子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是自在之物!!)。我们只须指出一个和我们的题目有关系的(并且显然迷惑了某些人的)议论,即关于马克思似乎跟恩格斯不同的议论。这里讲的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以及普列汉诺夫对 *Diesseitigkeit*^①这个词的译法。

① 此岸性。——译者注

下面就是提纲第二条：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这完全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力量、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³⁶

普列汉诺夫的译文不是“证明思维的此岸性”（直译），而是证明思维“不是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于是切尔诺夫先生就大叫大嚷地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矛盾被异常简单地排除了”，“结果马克思似乎和恩格斯一样，也主张自在之物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彼岸性了”（前引书第34页，注释）。

请同这位每说一句话就增加好多糊涂思想的伏罗希洛夫打一次交道吧！切尔诺夫先生，如果你不知道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承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这就是无知。切尔诺夫先生，如果你跳过这一条的**第一句话**，不想一想思维的“对象的真理性”（gegenständliche Wahrheit）**无非是指思维所真实反映的对象（=“自在之物”）的存在**，这就是无知或极端的马虎。切尔诺夫先生，如果您认为从普列汉诺夫的转述（普列汉诺夫只是转述而不是翻译）当中“可以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拥护思维的**彼岸性**，这也是无知。因为只有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才使人的思维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一切唯物主义者，其中包括贝克莱主教所攻击的17世纪的唯物主义者（见《代绪论》），都认为“现象”是“为我之物”或者是“自在客体”的**复写**。当然，那些想知道马克思的原文的

人是不一定需要普列汉诺夫的自由转述的，但是必须细心推敲马克思的言论，而不应该伏罗希洛夫式地卖弄聪明。

有意思的是我们碰到这样一种情况：一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不愿意或不能够细心推敲马克思的《提纲》，而一些资产阶级著作家、哲学专家，有时候却抱着十分认真的态度。我知道这样一个著作家，他研究费尔巴哈的哲学并且为此还探讨了马克思的《提纲》。这个著作家就是莱维，他在自己写的有关费尔巴哈的著作的第2部第3章里专门研究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①。我们不谈莱维是否在每一个地方都正确地解释费尔巴哈以及他如何用通常的资产阶级观点去批判马克思，我们只举出他对马克思的著名《提纲》的哲学内容的评价。关于提纲的第一条，莱维说道：“一方面，马克思和一切以往的唯物主义以及费尔巴哈一起承认，同我们关于物的表象相应存在的是我们之外的实在的单独的（独立的，distincts）客体……”

读者可以看到，莱维一下子就清楚了：承认我们表象与之“相应的”我们之外的实在的客体，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是**任何**唯物主义、“**一切以往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这种关于**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知识，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才不知道。莱维继续说道：

^① Albert Lévy. «La philosophie de Feuerbach et son influence sur la littérature allemande», Paris, 1904 [阿尔伯·莱维《费尔巴哈的哲学及其对德国文献的影响》1904年巴黎法文版]。第249—338页（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第290—298页（对《提纲》的分析）。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遗憾的是：唯物主义曾经让唯心主义去评价能动力[即人的实践]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应该把这些能动力从唯心主义手中夺过来，也把它导入唯物主义的体系中，但是，当然必须把唯心主义所不能承认的那种实在的和感性的特质给予这些能动力。所以马克思的思想是这样的：正象同我们表象相应存在的是我们之外的实在的客体一样，同我们的现象的活动相应存在的是我们之外的实在的活动、物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不仅是通过理论认识而且还通过实践活动参加到绝对物中去；这样，人类的全部活动就获得了一种使它可以同理论并驾齐驱的价值和尊严。革命的活动从此就获得形而上学的意义……”

莱维是一个教授。而一个规矩的教授不会不骂唯物主义者是形而上学者。在唯心主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的教授们看来，一切唯物主义都是“形而上学”，因为它在现象(为我之物)之外还看到我们之外的实在；因此，当莱维说马克思认为“物的活动”和人类的“现象的活动”相符合，即人类的实践不仅具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所谓的)现象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客观实在的意义的时候，他的话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实践标准在马赫和马克思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在适当地方(本章第6节)将详细地加以说明。“人类参加到绝对物中去”，这就是说：人的认识反映绝对真理(见本章第5节)，人类的实践检验我们的表象，确证其中与绝对真理相符合的东西。莱维继续说道：

“……马克思谈到这点时，自然会遭到批判者的反驳。他承认自在之物是存在的，而我们的理论是人对自在之物的翻译。他就不能避开通常的反驳：什么东西向你保证这种翻译是正确的呢？什么东西证明人的思想给你提供客观真理呢？对于这种反驳，马克思在提纲第二条中作了答复。”（第291页）

读者可以看到，莱维一分钟也没有怀疑马克思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

二 论“超越”，或巴札罗夫对恩格斯的学说的“修改”

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圆滑地避开了恩格斯的最坚决最明确的声明中的一个声明，而对于恩格斯的另外一个声明则完全按照切尔诺夫的方式加以“修改”。尽管纠正他们对引文原意的歪曲是一个多么无聊而困难的任务，但是任何一个想谈论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人，都不能避开这个任务。

下面就是巴札罗夫对恩格斯的修改。

恩格斯在《论历史唯物主义》^①一文中关于英国的不可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英译本序言，恩格斯自己把它译成德文，载于《新时代》杂志（《Neue Zeit》）第11年卷第1卷（1892—1893第1期）第15页及以下几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篇序言的俄译文只有一种，载于《历史唯物主义》论文集第162页及以下几页。巴札罗夫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一书第64页上引过这篇序言里的话。

知论者(休谟路线的哲学家)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同意,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报告(Mitteilungen)为基础的……”

因此,我们要向马赫主义者指出: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也是从**感觉**出发的,它不承认知识的任何其他的泉源。我们要告诉“最新实证论”的信徒们,不可知论者是纯粹的**“实证论者”!**

“……可是,他[不可知论者]补充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它们所感知的物的正确模写(Abbilder)呢?接着他又告诉我们:当他讲到物或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他根本不能确实知道的物或物的特性本身,而只是这些物或物的特性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³⁷

在这里,恩格斯把哪两条哲学路线对立起来了呢?一条路线是:感觉给我们提供物的正确模写,我们知道**这些物本身**,外部世界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这就是不可知论者所不同意的唯物主义。而不可知论者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超出感觉,他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不承认在感觉的界限之外有任何“确实可靠的”东西。关于**这些物本身**(如果用贝克莱所反驳的那些唯物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自在之物、“自在客体”),我们是根本不能确实知道的,这就是不可知论者的十分肯定的声明。这就是说,在恩格斯所谈到的那个争论中,唯物主义者肯定自在之物是存在的,是可以认识的。而不可知论者却**不容许自在之物的思想**,宣称

我们根本不能确实知道自在之物。

试问：恩格斯所讲的不可知论者的观点和马赫的观点的区别是什么呢？是“要素”这个“新”名词吗？但是，以为一个名称就能改变哲学路线，以为叫作“要素”的感觉就不再成为感觉，这完全是小孩子的想法！或者是那个关于同一要素在一种联系上构成物理东西而在另一种联系上却构成心理东西的“新”思想吗？但是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恩格斯所说的不可知论者**也**用“印象”来代替“这些物本身”吗？这就是说，不可知论者**实质上**也把“印象”分成物理的和心理的！这仍然**只是**名称上的区别。当马赫说物体是感觉的复合的时候，他是贝克莱主义者。当马赫“修正”说，“要素”（感觉）在一种联系上可以是物理要素，在另一种联系上又可以是心理要素的时候，他是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马赫在自己的哲学上出不了这两条**路线**，只有极端天真的人才会轻信这个糊涂虫的话，以为他真的“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恩格斯在他的叙述中故意不举出名字，因为他批判的不是休谟主义的个别代表（职业哲学家们很喜欢把他们之中某一个人在术语上或论据上的些微改变叫作独创的体系），而是休谟主义的**整个**路线。恩格斯批判的不是细节，而是本质；他抓住了一切休谟主义者同唯物主义的**根本分歧点**，因此穆勒、赫胥黎和马赫都受到他的批判。不管我们说物质是感觉的恒久的可能性（依照穆勒），或者说物质是“要素”（感觉）的比较稳定的复合（依照马赫），我们总是停

留在不可知论或休谟主义的**范围之内**。这两种观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两种说法，都**包括**在恩格斯所叙述的不可知论的观点中。恩格斯说：不可知论者不超出感觉，宣称自己根本**不能**确切知道感觉的泉源或原本等等。如果马赫认为他和穆勒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正是因为马赫符合于恩格斯给正教授们所下的评语：Flohknacker^①。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抛弃基本的不彻底的观点，而只是修改一下，把术语换一下，那末你们不过是捏死了一个跳蚤而已！

唯物主义者恩格斯（他在这篇论文里一开始就公开而坚决地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对立起来）是怎样驳斥上述论据的呢？

他说：“……不用说，这种论点显然是很难只凭论证去驳倒的。但是人们在开始论证之前，就已经行动了。‘起初是行动。’在人类自作聪明地想出这个困难以前很久，人类的行动已经解决了这个困难。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要证明布丁，或者说要检验、检查布丁，就要吃一吃）。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某一物的特性来利用它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准确无误地检验我们的感性知觉的真理或谬误了。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那末我们对利用该物的可能性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而且利用该物的一切尝试也必然会失败。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发现物符合我们关于它的表象，发现它产生我

① 捉跳蚤者。——译者注

们所预期的使用效果，那末我们就有了肯定的证据，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关于物及其特性的知觉是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合的……”

可见，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在这里是叙述得异常清楚的。物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实践检验这些映象，区别它们的真伪。我们再听恩格斯往下讲吧（巴札罗夫在这里不再引用恩格斯或普列汉诺夫的话了，因为大概他认为同恩格斯本人计较是多余的）。

“……相反地，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犯了错误，那末我们多半很快地就能找到错误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我们检验所依据的知觉，或者本身是不完全的和肤浅的，或者是不正确地和其他知觉的结果联系在一起〔《历史唯物主义》的俄译文把这处译错了〕。只要我们好好地发展和利用我们的感官，只要我们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正确地取得和利用的知觉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我们总会发现，我们行动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物的对象 (gegenständlich) 本性^①相符合的 (Übereinstimmung)。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还没有一种情况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种在本性上同现实不符合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① 对象本性即客观本性。——译者注